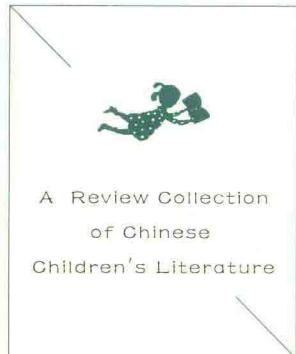




中国儿童文学 名家论集

方卫平·主编



走向儿童文学的新观念

苏共南

著

走向儿童文学 的新观念

吴其南 / 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儿童文学的新观念 / 吴其南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7.4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论集)

ISBN 978-7-5552-3823-2

I. ①走… II. ①吴… III. ①儿童文学理论 IV. ①I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6277号

书 名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论集·走向儿童文学的新观念

丛书主编 方卫平

著 者 吴其南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策划编辑 谢蔚

责任编辑 崔晨 刘倩倩

装帧设计 乔峰 夏琳

照 排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10mm×1000mm)

印 张 21.5

字 数 4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823-2

定 价 68.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4006532017 0532-68068638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论·集

方卫平◎主编



· 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 ·

他们开辟了少儿文学的新边疆

——“探索性”少儿文学之探索 2

时间失落：当前儿童文学的一种隐忧 14

大众传媒和儿童文学存在论上的危机 19

反抗现代化

——20世纪儿童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25

谁需要儿童文学？ 35

· 心理分析及身体叙事 ·

在醒来的身体中成长

——新时期以来少儿文学中的身体叙事 42

精神分析视域中陈丹燕的少女小说 52

《李寄》的精神分析 64

田螺姑娘

——一个乡村穷小子的老婆梦	74
---------------	----

· 后现代主义和现象学批评 ·

中国少儿文学也在走向后现代主义？	86
------------------	----

儿童文学是什么？	97
----------	----

《童话的诗学》绪论	106
-----------	-----

文学作品的修辞阅读

——《〈围城〉修辞论》绪论	110
---------------	-----

走出现代性	114
-------	-----

告别本质论

——《故乡是一段岁月》前言	122
---------------	-----

文学时间：本真存在的到场

——读马大康等的《文学时间研究》	126
------------------	-----

想象儿童的想象

——读王立春《贪吃的月光》	133
---------------	-----

关于“淘气”的现象学分析	137
--------------	-----

· 文化批评 ·

新时期少儿文学的审父意识	150
--------------	-----

“复演说”和成人对儿童的“殖民”	159
------------------	-----

红色儿童文学的时间维度	170
《闪闪的红星》：一部三流之作何以成为“经典”	180
《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绪论	196
被悬搁的尴尬与机遇	
——当代中国少儿文学中的生身之父为什么总是缺席	205
安妮、艾米莉和加拿大文化精神	218
· 叙述学与接受美学 ·	
儿童文学的问题是个叙事问题	226
儿童文学不只是写给儿童的	
——关于儿童文学中“双隐含读者”问题的探讨	239
“幻想文学”是个伪概念	248
“儿童的秘密”和“对儿童的秘密”	258
“打岔”的艺术	269
· 其他 ·	
几种特殊类型的童谣	274
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读解与评论	281
短评论和序言选	292

· 附录 ·

学术年表	318
后记：建构论和文化达尔文主义	321
主编小记	方卫平

历史的和美学的 批评

走向儿童文学的新观念

Zhongguoerlongwenxue *Mingjialunji*



他们开辟了少儿文学的新边疆

——“探索性”少儿文学之探索

“探索性”少儿文学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少儿文学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尽管人们对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探索性”作品从无明确、一致的看法，而这一名称及被人们归入这一名称的作品（如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探索作品集》）所体现的模糊性和宽泛性，也使任何试图在这批作品中寻找共同特征的努力变得十分艰难。但这一名称逐渐被认可及越来越多有特色的作品集结到这一名称下的事实，却使人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认识具有持久的探索欲。这让人联想到20世纪20年代“新批评”一词刚在西方文学界出现时的情景。当时关于什么是“新批评”也是众说纷纭，被归入这一名称的许多批评家的意见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左。但艾略特还是从中看到了共同性，他指出：“这一名称表示这一代批评家无论有多大分歧，都与上一代有根本不同。”^①这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认识探索性少儿文学（本文主要指以班马、金逸铭、冰波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的探索性少儿文学的主流作品）的一个切入点。

^①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7.



—

探索性少儿文学与传统少儿文学的不同之处，最初与其说是被认识到的，不如说是被感觉到的。1987年前后，当班马的《鱼幻》、金逸铭的《长河一少年》、冰波的《那神奇的颜色》等作品在刊物上出现时，其在少儿文学领域激起的反应是一种普遍的陌生感。人们虽尚不能立即准确地说出这些作品区别于传统少儿文学作品的特征，但却感觉到它们之间存在的不是一般性的差异。

陌生感首先来源于作品的描写对象，即作品意象世界的外在形态。长期以来，我国少儿文学的描写对象一直局限于社会生活领域，如革命传统故事，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斗争，少年儿童自身富有社会意义的生活。即使是童话和表现儿童游戏的作品，也从不忘记将它们看作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象征和折射。老师、家长、战斗英雄、各式各样的儿童是少儿文学的主要形象，由这些人物的有社会意义的生活构成的故事是少儿文学的主要画面。但是在探索性少儿文学中，这些熟悉的人物和画面突然魔术般地淡化以至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森林、旷野、神秘的老屋、古色古香的小镇、野性未驯的动物或某些尚未受到社会习俗规范的孩子。它们组成一个个传统少儿文学很少描写的世界。金逸铭的《长河一少年》以抽象的形式表现人类的生存状态，从无穷高远处俯瞰人生，意象神秘而突兀；冰波的《毒蜘蛛之死》描写生命创造的欢乐，而作品中体现这一意蕴的形象却是一只即将失去生命的毒蜘蛛；沈石溪、蔺瑾等将动物还原于自然界，在他们笔下，大自然显出其固有的粗犷、蛮野和生生不已的性质；尤其是班马的小说，如《鱼幻》《野蛮的风》《那个夜，迷失在深夏古镇中》，以一种神秘幽古而又雄奇粗放的笔调写积淀着深厚文化的江南原野、古镇，写挣脱了现代城市文明束缚的少年在大自然感召下原始生命的复苏，写既沟通远古又沟通未来的星球意识，少儿文学在这里完全突破传统的狭隘疆界，呈现无限的开放态势。日本文学研究中有所谓近景文学、中景文学、

远景文学的划分。近景文学主要指描写人周围较为封闭的空间的作品，中景文学主要指描写风俗人情等偏重隐性文化的作品，远景文学主要指描写自然、科幻、未来战争和星球意识的作品。^①如果说传统少儿文学主要是近景文学，探索性少儿文学则疏离社会，越过近景走向中景和远景。《鱼幻》《野蛮的风》等是典型的中、远景文学。

这当然不只是一种题材选择上的变化。借用索绪尔语言学中的概念，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视为能指，将作品中的情感意蕴视为所指，探索性少儿文学意象层的变化显然是其指涉意义发生变化的反映。传统少儿文学集中地描写围绕着儿童的社会生活，采取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观照角度。作家们站在社会代言人的立场上，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将儿童粗砺、散漫无序的思想情感引导、整合到社会需要的轨道上来，作品美学理想的核心是社会的一致及和谐，是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社会理想在少儿文学艺术上的投射。这种美学理想的合理性是看到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少年儿童向人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即是向社会的生成，但其负面效果却是在强调社会对个体的整合，忽视生命，特别是个体生命在其发展中的多方面需要，将本应是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变成单向度的人。这种负面效果在我们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少儿文学中有着颇为集中的体现。特别是在某些主导性社会意识并不正确的时期，在这种社会意识引导下产生的文学就可能扭曲和戕害儿童的心灵，而传达这一社会意识的文学本身也会变得荒谬或僵化。探索性少儿文学淡化、疏离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很大程度上便是省悟到传统少儿文学存在的这种缺陷。它们疏离社会生活，走向文化、自然，将生命的和谐发展作为审美观照的主要视角和尺度，本质上即是对传统少儿文学以社会整合为单一尺度的创作范式的反叛。而社会又常常是相对个体而言的，当我们说传统少儿文学过分强调社会本位而忽视人的多方面需要时，主要指的就是对个体生命和谐发展的忽视、对人的个性发展的忽视。因而，

^① 大江健三郎. 森林儿童的宇宙感觉 [J]. 外国文学研究, 1984(3).



探索性少儿文学对以社会为本位的艺术理想的疏离意味着对自由个性的张扬。从这一意义上说，探索性少儿文学的出现在总体上也是新时期少儿文学领域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一种反映。

但生命意识的觉醒绝不只是对单向度的社会性少儿文学的疏离或匡正。少儿文学领域的探索性作品是在成人文学领域的寻根文学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寻根文学主要是寻找中国文化的历史源泉，复活中国文学古老的审美意识，而少儿文学领域的探索性作品则更偏向探索人类的生命之根，探索儿童尚未被社会规范的生命中蕴含着的人类生命的基本活力，探索大自然在自身运动中显出的粗砺、蛮勇和生生不已，探索这种原始的生命活力在儿童的全面和谐发展中的意义。这种探索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生命意识是一个比社会意识更大并处在更高层次的观照角度，它能涵盖社会意识而不能为社会意识所涵盖，当探索性少儿文学将描写对象从社会生活转向比社会生活更广阔的审美领域时，它其实反映着人们对人生、世界、美，以及对人的生存方式更开放的理解。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的生命活力的衰减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里，人与大自然的许多天然联系从童年起便被切断了。人越走向文明，异化的程度越大。于是，人们重新感受自然及人的感性生命的价值，追求感性生命的粗砺、雄浑、无序而又生生不已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向。成人文学领域的寻根意识虽主要在接通现代文学与古代优秀文化的联系，但它们寻找的又何尝不包括支撑这个民族世世代代绵延不已的生命之根！在这点上，探索性少儿文学与寻根文学其实是同一美学指向。

二

探索性少儿文学与传统少儿文学的不同之处还特别表现在它自觉文体意识，追求（甚至是刻意地）一种和传统少儿文学明显不同的主题实现形态。所以探索性少儿文学实际上又是一场少儿文学的文学化运动。

这一点，在这一代作家确定其文学创作的切入角度时其实已大致被决定了。作品的实现形态总是在相当程度上为这一作品的意蕴所决定着，当传统少儿文学把对少年儿童的教育确定为自己的首要目标时，它自然会将作品的内容和作品的形式分离开来，将形式看成传达内容的手段，更关心作品的内容而不是作品的形式。在教育型少儿文学中，作品的故事、人物、结构等通常都不具有本体意义。而为传达内容的需要使它们总是不约而同地选择线性的故事性结构。探索性少儿文学一开始就未将教育儿童、向儿童传达某种确定的认识作为自己的目标。它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真实地展现儿童的生存状态，表现自然、儿童自身在其发展中的生机勃勃的精神，传达作家对人生、对生命的感悟和体验。这些感悟和体验本身即是一种美情绪，它蕴含着认识却从未抽象为认识，因而无法与感性形象分离开来。这正符合文学的存在方式，言不能尽意则立象以尽意，“意”内在于“象”，“意”“象”浑然一体，“象”不是表意的符号，而是“意”本身。“在‘美的功能’中，‘讯息’不是为自身以外的什么因素服务的，而是面向自身并意向自身的审美价值的。”^①在这里，内容与形式、信息与符号的界限消失了，甚至一些在传统上一直被视为表现手段的夸张、怪诞、叙述语调等也有了本体意义。如《那个夜，迷失在深夏古镇中》那种迷宫式的结构就是作品内在的神秘意蕴的外在表现形态。这样，探索性少儿文学就真正区别于一般的表意符号而获得“文学性”，在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分界点上完成了少儿文学向艺术的回归。

但探索性少儿文学所要完成的绝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回归。处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整个文学观念普遍更新的大潮中，探索性少儿文学作家心目中的文学自然不是传统的文学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因此，他们在推动少儿文学向艺术回归的同时更主张“艺术变法”。“探索”在这儿的意义便是实验将各种现代艺术技巧用于少儿文学的可能性。出于描写

^①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M].张晓云,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136.



对象更贴近作家的原始感受，探索性作家极力强调作品画面的原生性。作者们借鉴印象派绘画的经验，努力真切地描绘人对事物的瞬间印象，如事物的形状、色彩、声音等，吸引读者多种感觉参与文学作品的接受，其中包括生理上的刺激和感应。《那个夜，迷失在深夏古镇中》创造了一个迷宫般的江南古镇。当读者随着主人公进入那座迷宫，首先得到的感受不是故事要说些什么而是一种神秘、幽古、恍恍惚惚的氛围，犹如一个好奇者突然闯入这个古园的历史一般。这或许正是作者创造这一艺术世界的用意所在。由于凸显感受的原生性，多少带些人为性质的故事性结构在探索性少儿文学中的地位被削弱了。和传统儿童文学总是强调线性的故事、情节不同，这一代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消解故事。梅子涵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是一段修饰很好的情绪或心理流程。金逸铭的《长河一少年》用交响乐的结构来组织画面，自然时空被切割得无法辨认，意象不是线性展开而是空间并置，短镜头的组合使视点以很高的频率在意象间来回移动，读者的阅读常被有意识地打断。意象层的变化很自然地投射到作品的外在层次，一种艺术性的语体和叙述方式已成为探索性作家的自觉追求。梅子涵每篇小说都有自己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总由作品的内在意蕴生发出来又更好地表现着作品的内在意蕴。《双人茶座》独白式的“神吹”反映着主人公正在追求他神往中的潇洒，《蓝鸟》中似无逻辑的叙述也正好和主人公对远方世界的向往形成同构。班马喜用贴近读者又稍带理性的第二人称进行叙述。顾乡则将火热的感情包裹在极为冷静的叙述中，用讲一个似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的方式讲述自己为之扼腕的种种事情。此外，探索性少儿文学的整体结构也远比过去丰厚。比如，作者们都不满足于像传统少儿文学那样的单一意义指向，不但追求多义、歧义，而且追求形而上的象征内容。《出门》写少女凌子第一次单独出门的经历和感受，但这感受也可看作凌子这样的少女面对未知人生的感受：虽不乏警觉、困惑、慌乱，但却真诚而热烈地向往，将特定年龄阶段的人物心理表现得极有层次。探索性少儿文学将各种现代文学技巧用之于少儿文学，使少儿文学融入 20 世

纪 80 年代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潮。

这一代作家其实还有更宏远的意图。和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将探索性少儿文学只看作一种新创作范式的理解不同，探索性少儿文学的作者们（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把他们的探索当作对一种文体的探索来看待的。如班马，他在为《探索作品集》写的《总论》中分析了近年探索性作品的一系列特点，特别是它们的表现对象的“原生性”形态以后，班马曾不无自信地预言探索性作品“在更宽泛更博大的人类和星球命题之下”形成一种“处于文学趋势前列”的儿童文学文体形态的可能性：“它的沟通神话的古老。它的通向科幻的年轻。它的泛神论的亲近自然。它的哲学气的寓言本色。它就善于谈生态圈。它正可涉及异化。它拿手的就是梦、幻、魔。它等于发生论——这些艺术因素如果有所融合而形成一种文体，难道不有点当代世界文学的最新气度？难道不有艾特马托夫的‘星球意识’？难道不有点反人本主义文学的气息？”^①要理解探索性少儿文学的作者何以形成这样的少儿文学文体意识，不能不进一步认识他们的读者观念。

三

由于经常发生的接受上的阻隔，探索性少儿文学常被批评为“无视”读者。这种看法其实是相当肤浅的。探索性少儿文学并不“无视”读者，它只是试图探索在新的基点上建立新的“作家—读者”对话关系的可能性。

作家面对读者，常有两种不同的姿态可供选择。一种是先确定比较明确的读者范围，按读者特定的阅读视界确定自己的作品内容和叙述方式。在这种对话方式中，读者的形象比较鲜明，作家受读者阅读视界的制约也比较明显。另一种是创作时没有事先确定读者范围。谁都不是事先确定的读者但谁都可能成为作品的读者。作家独白式地写作，自顾自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认识、理解，采用任何自己喜欢的说话方式而不必顾忌它

^①班马，你们正悄悄地超越 [M]// 梅子涵. 中国儿童文学探索作品集.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89:413.